



布老虎中篇小说

苏黎红小姐

阿袁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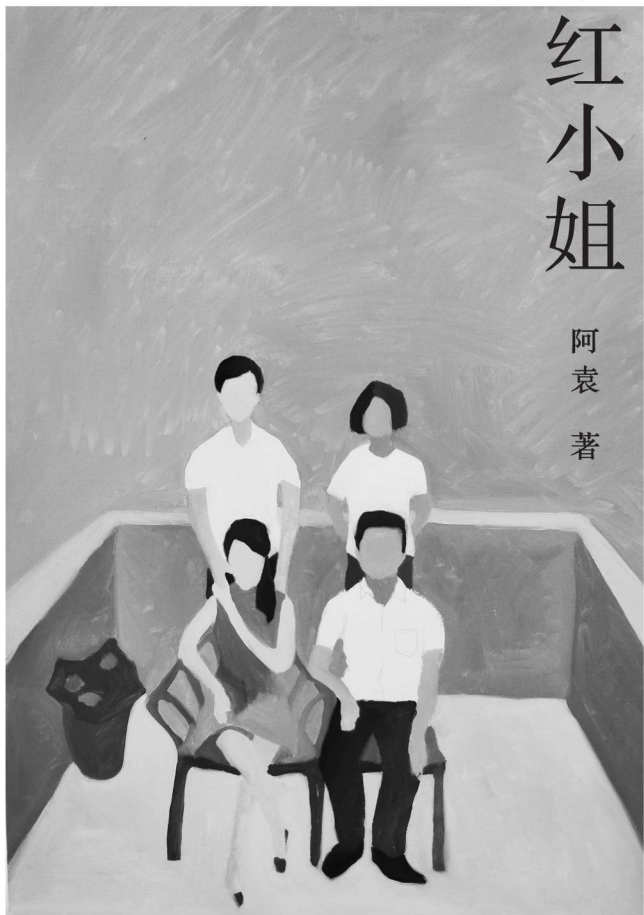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布老虎中篇小说

苏黎红小姐

阿袁 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沈阳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苏黎红小姐 / 阿袁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18. 11

(布老虎中篇小说)

ISBN 978-7-5313-5511-3

I. ①苏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79488 号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<http://www.chunfengwenyi.com>

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

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责任编辑: 刘 维

责任校对: 潘晓春

装帧设计: 黄 宇

幅面尺寸: 130mm×185mm

字 数: 100 千字

印 张: 6

版 次: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

定 价: 25.00 元

书 号: ISBN 978-7-5313-5511-3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3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024-23284384

目 录



苏黎红小姐 / 001

左右流之 / 117

苏黎红小姐

电话响的时候，我正在巴黎一栋公寓的走廊里。走廊里弥漫着某种气味，什么气味呢？阳台上的花香？阳台的黑木箱里有一种我不认识的花，粉紫色，看上去有点儿像我们中国的绣球花，也有点儿像锦葵。但那种气味却不像花朵的。或许是刚刚从我身边经过的男人身上的香水味？巴黎男人是搽香水的，和女人一样，所以整个城市都香喷喷的，像闺阁。但那种气味要说也不像香水味——结合了男人体味的香水味，是一种生命的味

道，虽然有一种可疑的不洁，但蓬勃茂盛。可弥漫在走廊里的气味，却是腐朽和衰败的，像大夏天厨房里放了几天的不新鲜的瓜果蔬菜。

到底是什么呢？有警察急急忙忙地往公寓某间房间走。原来是一个老妇人死在公寓里了。说是被谋杀的。

我惊恐不安地想上前看看，就在这时，电话响了。

公寓消失了，奇怪的气味也消失了，眼前黑漆漆一片，什么也没有。我恍惚了半分钟，才反应过来：刚才的事情，不过是电影里的场景。

睡前我和孟周看了迈克尔·哈内克的《爱》。

床头的夜光闹钟，指向早晨四点半。

电话是苏黎红打来的，这个时候，除了苏黎红，没有人会打我家的电话。

我心口痛，燕子。

嗯。

你知道米宝那个狐狸精对我们做什么了吗？

米宝那个狐狸精是朱鸿鹄的老婆，我的弟媳。而“我们”，是苏黎红和老朱，苏黎红是我的妈，老朱是我的爸。

她做什么了？

她给你爸打电话，说小鲤想吃爷爷的南瓜粥了。你也知道你爸这个人，贱得很，一听孙子要吃他的南瓜粥，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哼着黄梅调就去了，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绿水青山带笑颜”。他就会这两句，连后面的“从今再不受那奴役苦”都哼不出来，还好意思总哼。一路上，他就哼哼那么两句，你说烦不烦？

就因为这个，你大清早给我打电话？

岂止。米宝竟然还对你爸说，他一个人去就可以了。做点儿南瓜粥，不用兴师动众的。她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不让我去他们家？

不让你去他们家？怎么会？

怎么会？她这可不是第一次了。上次小鲤生病，她也这么说了——说希望爸爸过去帮忙照顾小鲤，不用辛苦妈妈了。还说，他们家房子小，妈妈过去也不好住。燕子，你听听，你听听，这女人歹毒不歹毒？我和你爸，形影不离大半辈子，老了老了，难道还要分居吗？

我忍不住想笑。米宝这个女人，也太会算计了。竟

然想“买珠还椟”。她不知道，在我们家，这珠椟是不能分的。

朱鸿鹄呢？朱鸿鹄怎么说？

他能怎么说？ he现在是米宝养的鹦鹉了。米宝怎么说，他就怎么说。也不知道这女人给他下了什么蛊，把他变得言听计从的。

米宝还会蛊术呀？我讽刺苏黎红。

苏黎红不理我，自己说自己的。这也是苏黎红的风格。

还有更气人的呢！我们去了才发现，原来不是小鲤想吃南瓜粥，而是老狐狸想吃呢。老狐狸染风寒了。你说米宝过分不过分？过分不过分？她妈想吃南瓜粥，她竟然打电话让你爸过去给她煮，这事她也做得出来？我一气之下，要拂袖而去，可老朱还不肯走呢，说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亲家母想吃南瓜粥，那就煮呗，也挺好。他这个人，燕子你是知道的，就是没有自尊心，没有原则性。我坚持让朱鸿鹄送我们回来了。我要让米宝拎拎清楚，那只老狐狸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老朱要为她煮南

瓜粥？可回来后老朱还在那儿叽叽歪歪的，他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他想自个儿留那儿煮粥给老狐狸精吃，然后让我在家和小区里的樟树一样喝西北风？燕子你说说，你说说，老朱是不是脑子出毛病了？

苏黎红挂电话的时候，已经早晨六点了。早晨六点是苏黎红开始做瑜伽的时间，苏黎红是很注意保持身材的，她六十多了，身材从后面看，还和少妇一样，是十分窈窕的。当然，从前面看也很窈窕，只不过不是少妇的窈窕，而是老妇的窈窕了。但苏黎红从来不承认自己是老妇，为了和小区的那些老妇划清界限，她基本不参加小区老妇们的活动。小区里的老妇们喜欢打门球，苏黎红鄙夷地说，有什么意思呢？一群老人，围着一个破球，你拨拉过来我拨拉过去，慢腾腾的，老牛拉破车一样。小区里的老妇们在有太阳的日子里喜欢坐在树荫下支张桌子打麻将，苏黎红鄙夷地说，有什么意思呢？几个老人，团团坐了，摸几十张小塑料块儿，眼神还不好，一个个的，都戴了老花镜，盲人摸象一样。小区里的老妇们在春夏晚饭后，会在小区花坛那儿跳扇子舞，

老朱让苏黎红也去，这运动多好，既可以活络筋骨，又可以消食，还可以听音乐。苏黎红嗤之以鼻。那也叫音乐？老妇们跳扇子舞的音乐反反复复就那几首，一首《还珠格格》里的主题曲《你是风儿我是沙》，“你是风儿我是沙，缠缠绵绵绕天涯”；还有一首《小苹果》，“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儿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”。这种东西也叫音乐吗？小区里的老妇们经济条件好，跳扇子舞也置了行头的，白色的雪纺衫，白色的雪纺灯笼裤，加上一把木骨大红丝绸扇子，那景致，美得很，尤其在有风的时候，老妇们宽大的灯笼裤，被风吹得飘飘欲举，老朱看了，这时候就会吟哦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，“看红装素裹，分外妖娆”。老朱傍晚时分也在花坛那儿的，他和隔壁的郝伯伯坐着小马扎在那儿下棋。事实上，小区里的老头儿都在那儿活动，有的下棋，有的练气功，还有的，什么也不做，就坐在那儿聚精会神地看老妇们跳舞。他们正襟危坐的样子，有点儿像在国家大剧院看《天鹅湖》或《睡美人》。老妇们因为有了这些观众，也跳得更加陶醉。她们活泼得很，调皮得很，一

把红扇子，在她们手上，被舞得风生水起，时而放到脑后，做反弹琵琶的动作，时而又半遮了脸，做出风情万种的样子。老朱这时候又说了，团扇，团扇，美人病来遮面。老朱退休前是中学语文老师，喜欢用诗词表达美好的印象或情感。苏黎红听了冷笑——老朱说这句话苏黎红其实听不见的，因为她傍晚时从来不去花坛那儿，那是老人扎堆的地方，她不喜欢和老人扎堆，她自个儿绕着湖散步。小区外有一个湖——美其名曰是湖，事实上是一个池塘，不过是个大一点儿的池塘，美一点儿的池塘。池塘周边种了垂柳，还有桃花，是红碧桃，重瓣。春天的时候，花红柳绿，水波荡漾，很诗意的。谈恋爱的年轻人，喜欢坐在这样诗意的环境里，搂搂抱抱，卿卿我我。老朱不去那儿，他看不惯这些行为的，他做了十几年中学的教导主任，对有伤风化的事情，总习惯性地要上前教育教育呢。可人家也不是他们学校的中学生，谁要他这个糟老头儿教育呢？不要的。所以他干脆不去那儿，眼不见，心不烦。他情愿和其他老夫们坐在小区看老妇们跳扇子舞。这个好，他们一个爱看，

一个爱被看，两情相悦，有利于养生。但苏黎红觉得他有毛病，不爱看花开，却爱看花败——那些皱巴巴的老妇们，不就是残花败柳吗？不爱看“小桥流水人家”，却爱看“枯藤老树昏鸦”——那些皱巴巴的老妇们，不就是“枯藤老树昏鸦”吗？还“团扇，团扇，美人病来遮面”呢！也是，那些皱巴巴的脸，不遮了怎么能看呢？苏黎红对郝伯伯说。这话有些刻薄了，因为“那些皱巴巴的脸”里有郝伯伯的老婆陈阿姨的脸，但郝伯伯不以为忤，不仅不忤，还高兴得很——他打小报告的目的，不就是要苏黎红恼羞成怒吗。

郝伯伯最喜欢在苏黎红面前挑拨离间，他和老朱整天厮混在一起，一起钓鱼，一起到老年办看报纸，一起下棋或谈论国家时事国际时事，然后再把老朱的言行举止选择性地报告给苏黎红。郝伯伯家和我家住门对门，报告起来很方便。当然，郝伯伯是文化人，退休前和老朱都是中学语文老师呢，所以报告的水平也是很高的，他从不直截了当地对苏黎红说老朱的坏话，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，由此及彼的，仿佛无意间，把老朱的一些

话，或一些行为，断章取义地说了出来。而且郝伯伯也自认为是很有道德的报告者，从不造谣，对老朱的言行基本是如实转述，所以老朱事后从来没有办法加以否认，只能老老实实在地接受苏黎红的惩罚。苏黎红的惩罚，年轻时对老朱，那是要命的，她会很长时间不搭理老朱，不和老朱过爱情生活——所谓爱情生活，是含蓄的表达，其实就是夫妻生活。老朱是个热情的人，年轻时是很贪恋和苏黎红过爱情生活的，一周不过的话，就受不了，所以他最怕苏黎红用这种手段惩罚他。但年纪大了之后，他就不怕这种惩罚了。苏黎红不理他，无所谓，他自己出去找乐子，反正他爱好多得很，做什么都能做得兴致盎然；朋友也多得很，老朱人缘儿好，和谁都能处得其乐融融。这让苏黎红更恼火，可恼火也拿老朱没辙了，除了冷嘲热讽几句。而老朱对苏黎红的冷嘲热讽早习惯了，讽了等于没讽一样。

好在还有郝伯伯。郝伯伯喜欢苏黎红，喜欢了半辈子。苏黎红不喜欢郝伯伯，不喜欢了半辈子。苏黎红虽然不喜欢郝伯伯，但她喜欢他喜欢自己。所以苏黎红对

郝伯伯的态度，一直就有些矛盾，有点儿像对小狗——老在身边蹭，苏黎红就表情厌烦，但走远了，苏黎红又不乐意了，因为那是她的小狗，她喜欢它待在不远不近的地方对她摇头摆尾。这个老朱是清楚的——正因为清楚，所以就不在乎郝伯伯这个情敌，依然和郝伯伯做着高山流水的朋友。而郝伯伯的老婆陈阿姨也清楚的，这一对男女，就算眉来眼去一辈子，也不可能有什么事的。可就算没什么事，陈阿姨也不高兴，陈阿姨没有老朱境界高，她没法和苏黎红做朋友的，只能做死对头。

所以，既然陈阿姨在花坛那儿跳扇子舞，苏黎红就不可能跳。她们两个人，就像两只脾气不好的母鸡，放一个笼子里，会互啄的。当然，就算没有陈阿姨，苏黎红也不会去跳这种舞的。这是老年舞，还是庸俗的老年舞，她看不上。她打年轻起，就反感一切庸俗的东西。门球也罢，麻将也罢，扇子舞也罢，这些庸俗的活动，苏黎红统统不参与。她一个人做瑜伽，在我家阳台上。我家南面有一个大阳台，阳台上种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植物，有芙蓉、芍药、海棠、天竺葵，还有喇叭花——原

来有，老朱种的，后来被苏黎红拔了，嫌喇叭花样子粗俗，苏黎红认为，花草也是有雅俗之分的，和女人一样。苏黎红喜欢雅的植物，像桃花，《红楼梦》里林黛玉用锦囊收了并荷锄而葬的就是桃花，那画面，特别美，特别有诗意，如果换成晚饭花——晚饭花的样子和空心菜差不多，那还有什么美感？有什么诗意？像芍药，也雅，史湘云喝醉了，就是眠在一片粉红细白的芍药花瓣里——如果曹雪芹让湘云眠在喇叭花里，那成什么样子呢？那除非醉的不是史湘云，而是傻大姐，整个大观园，也只有傻大姐和喇叭花相匹配呢。

苏黎红在我家阳台上做瑜伽的时候，郝伯伯也在他家阳台上伸胳膊踢腿的，两家阳台并排，郝伯伯能看见苏黎红，苏黎红也能看见郝伯伯。当然苏黎红从来不看郝伯伯那边的，半眼也不看，她专心致志地练她的瑜伽。苏黎红练的是改良版的印度艾扬格瑜伽，这是一种养生和修行瑜伽，没有高难度的动作，一半时间都在有宗教意味的印度音乐中，闭了眼，以一种坐莲的姿势冥想。感觉自己轻飘飘的，像恒河里绽放的白莲，除了

水，除了风，什么也没有，苏黎红这么对老朱说。

苏黎红说谎了，老朱知道的，因为苏黎红做瑜伽的时候，除了水，除了风，至少还有郝伯伯，她之所以能这么一丝不苟、这么旁若无人地坚持做瑜伽，不就是因为隔壁的阳台上还有郝伯伯在看吗？这个老朱知道，但知道老朱也不说，怕说了苏黎红恼羞成怒，一怒不做瑜伽了，那就不好，不是对老朱不好，而是对苏黎红的身体不好。老朱现在虽然不太关心苏黎红的情绪了，但对苏黎红的身体，还是很关心的。所以，为了让苏黎红能不受干扰地在阳台做瑜伽，每天早上六点钟，他就约了陈阿姨去买菜。小区门口有点儿远，慢慢走，要一刻钟，他们两个人走过去，挑挑拣拣买几样菜，再走回来，一个小时就过去了，有时在路上还会遇上其他老朋友，聊几句，那就要一个半小时了。等他们回到家，苏黎红的瑜伽早做完了，只有郝伯伯一个人，还在他家阳台上伸伸胳膊踢踢腿的。

苏黎红早晨的电话，让我第二天上课时精神萎靡。我这个人的精神状态，是很依赖睡眠的，一旦没睡好，

精神就会萎靡的。学生倒也不以为怪，因为隔上一段日子我就会萎靡一回的。学生其实更喜欢我萎靡的状态，因为我一萎靡，上课的声音明显就低了许多，接近莺声燕语了，是“间关莺语花底滑”的效果，他们在这样的声音中，可以不受影响地做其他事情，比如睡觉，有些学生头天晚上熬了夜，第二天上午到课堂上来补觉。要是平时，在我的课上就有点儿困难，因为我声音一向洪亮，有时激动起来，那就高亢了，“完全是河东狮吼”，学生在背地里这么损我。相比河东狮吼，他们自然更喜欢莺声燕语。不过，这只是他们喜欢我萎靡的理由之一，还有理由之二，那个更重要，就是我萎靡时上课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，比如把李白的诗说成是杜甫的，或者想不起来某个字是怎么写的。我在黑板上已经写下了“温庭”两个字，我要写“温庭筠”呢，但我突然忘记“筠”怎么写了，怎么想也想不起来。学生看着我，带着揶揄和开心的神情，怎么办？我没有办法，只能搁下粉笔，不写了。

下课后我十分恼火，这个低级错误是因为苏黎红造成的。要不是苏黎红大清早打电话说什么老狐狸小狐狸